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宋 衛湜 撰

乃為麥祈實

鄭氏曰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嚴陵方氏曰乃為麥祈實者以孟夏農將登麥故也祈其實則慮稼穡之卒痒故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鄭氏曰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也芒而直曰萌

孔氏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内

嚴陵方氏曰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特出之未為畢爾萌者非不達也特達之未為盡爾至於辰乃言畢出盡達焉有終謂之畢無餘謂之盡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揫斂則入而内之時也方春宜

出之時故言不可以內自布德行惠而下皆其事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廪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

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鄭氏曰振猶救也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

名士不仕者

孔氏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廪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

無曰乏不續曰絶披皇氏曰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

之乏絶王者勸勉諸侯聘問有名之士謂其德行貞

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謂名士之次亦隱者也

長樂陳氏曰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已季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惠焉然孟春無言和令行慶而此言德惠者詳在於臣要在於主故也

嚴陵方氏曰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絶而已乏之絶未至於貧窮故於貧窮曰賜之則所以子之也於乏之

絕曰振之則貸之而已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故也周天下以言聘名士禮賢者之廣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古者諸侯必歲貢士於天子以是勉之固所宜矣名士則有實之稱賢則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有德不止於有實禮則不止於問此重輕之別也夫春氣之散發極於是月也天子布德行惠至於發倉廩開府庫宜也

馬氏曰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則亦春省耕而補不

足之意也然方周之時以鄉師賙萬民之艱阨以司門養死政之老孤其天患民病則又以司救施恵之邦之委積遺人掌之野之耡粟屋粟旅師聚之則所以待貧窮之絶者當其時矣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則所以出滯淹而助陽宣物也然養士以學馭臣以柄者古之道也及夫後世不能一於學然後以私恩聘名士不能用其柄然後以私敬禮賢者是其秦風乎

講義曰古者適有賢士則聘之如舜起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亦各因其所遇而舉之奚拘於季春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鄭氏曰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孔氏曰此既為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可

決之物故鄭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脩溝上道路案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是道路之總名與彼别也

嚴陵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之事故以命焉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修利則修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

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爲隱塞言室虚而爲實

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鄭氏曰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

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

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

城門也近郊門也逺郊門也關門也今月令無罘羅

為弋

孔氏曰畢所以掩兎以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於季春之時不得用耳九門自路門臯門以内皆宫室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綱毒藥者此等門内雖是宫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閑之處得有之矣

嚴陵方氏曰慮其傷孚乳之性故田獵之具制之使

毋用餧則委之以食而毒焉故以藥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考工記曰匠人營國王城九里國中九經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鄭氏曰無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皆蠶將生之候也言降于桑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曲簿也植槌也皆養蠶器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内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内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宫事毋觀

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

孔氏曰案釋鳥云鶌鳩鶻鵃郭景純云鶌音九物反鵃音嘲鶻鵃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一名鳴鳩戴勝一名鵀鳩案釋鳥云鵖鴔戴鵀郭景純云鵀即頭上勝今呼為戴勝曲植籧筐案方言云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曲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謂槌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

闕而西謂之槌養蠶南北東西無所不在今后惟東面採桑故鄭知不常留養蠶也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是常留養蠶者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外內子女者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內子女謂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內宗皆以嫁有爵者是也分繭稱絲是課效其功故云以勸戒之

嚴陵方氏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野謂之虞已見虞人入澤梁解齊戒則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所以迓時氣也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籧篨則席之粗者筐則筥之方者凡此皆蠶具省婦使者不煩以他役也凡此欲一意於蠶以勸其事而已蠶事既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與曲禮年穀不登之登同義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共郊廟之服無有

敢惰敬之至也祭統曰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盖謂是矣此言共服孟夏言給盖以后妃之繭絲而為祭服則所以致其恭而已故曰共以貴賤之繭稅而為祭服則可以取足焉故曰給祭服不止於郊廟共給止以郊廟為言者以外祭莫重於郊内祭莫重於廟故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鄭氏曰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輮幹有當用脂良善也

孔氏曰周禮考工記無工師以司空掌工巧此稱工巧師長故鄭知司空之屬五庫者各以類相從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但器之材樸總謂之幹故鄭云

幹器之木周禮弓人凡析幹止謂弓幹與此異也

嚴陵方氏曰工師百工之師也與孟子言得大木之工師同義故命之令百工焉五庫之量則百工所治之材也故令之使審焉五庫以五材而得名蓋金鐵之類皆不離於五材故也先儒遂别而為五犄矣不謂之材而謂之量者以其材各有所受故也

山陰陸氏曰五庫五兵之庫也此言兵器後言祭器尚禁淫巧如此況用器乎量所容也度其所容為之

廬陵胡氏曰脂以柔皮革春秋傳腦所以柔物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鄭氏曰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

孔氏曰此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因氣序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物當依舊常無得有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也嚴陵方氏曰百工咸理則使之各治其事也監工日號則慮其惰於事也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為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講義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苟作為淫巧其何以諫於上乎此所以使百工咸理治其事而監工日以號令之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嚴陵方氏曰合言備衆樂而合之也天子乃率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則以其大合故也於大合吹而不率之者以不若合樂之備故也於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故也餘見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解

馬氏曰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則中聲之所止也蓋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也

山陰陸氏曰季冬所謂大合吹即此所謂大合樂或

言吹或言樂相備也單舉則言吹雜舉則言樂吹非無舞也舞非無吹也合舞合吹非無樂也因其所主言之異爾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鄭氏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録内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

孔氏曰季春陽將盛物皆産乳故合以所累之牛相
騰逐之馬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
其在廐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於牧之
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
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産入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
生息多少
嚴陵方氏曰累牛者累繫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牛
善順故以累言之馬善走故以騰言之合牛馬而遊

牝於牧則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
蓋畜養之地然周官牧師之掌牧通淫乃在中春者
鄭氏謂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理或然也
山陰陸氏曰言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欲
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貞性也即
若牡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亦豈可以少哉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

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

孔氏曰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比天為陰故曰陰氣右行此月初日在胃月中從胃歷昴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石氏星經大陵主死喪

嚴陵方氏曰難所以難陰慝而毆之周官方相氏帥

百隸而時難以狂夫為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禳必於九門則欲陰慝之出故也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之所難則難陰慝之作於春者也仲秋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秋者也季冬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曰以畢春氣者言畢其功於前也故於季月秋於仲月言達者言達其道於外也冬

曰以送寒氣者以一歲之往故以送言之亦行之於季月不曰冬氣而曰寒氣者以時言曰冬以氣言曰寒而寒則積陰之所成也一歲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時者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其難特謂之大蓋所難而敺之者邪氣也逹之送之者正氣也曰畢曰逹曰送言雖不同皆不過遂其正氣而已春曰磔攘冬曰旁磔者以大難故旁又磔焉不特九門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春曰命國秋曰天子冬曰命有司

又何也蓋天子之難爲國而已非自爲之也委之有司而已故言之序如此且互相備矣

山陰陸氏曰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明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鄭氏曰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大恐謂以水訛相驚疾疫不雨未之氣乘之

也六月宿直鬼鬼為天尸時又有暑也山陵不收高者暵於熱也沈陰淫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為霖兵革隂氣盛也

孔氏曰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冬氣來乘水欲來至季春是土土能制水故訛言相驚水竟不至也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沈隂淫雨並天災也兵革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冬之氣為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梟故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襲於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特言山陵則以高者尤易被旱故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陽為暘陰為雨故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山陰陸氏曰春氣尚淺而行冬令為害猶可深則甚矣益深則又甚矣據首種不入麥乃不熟草木皆肅

他放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昬翼中旦婺女中

鄭氏曰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

孔氏曰三統厯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昬軫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虚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昬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元嘉厯四月節日在昴十一度昬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昬軫十度中旦虚九度中

畢者案律歷志立夏日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既在畢十二度畢有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土星七度張十八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總九十三度言昏三月之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校三月三刻則昏中之星去日多校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校五度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之時當在翼十二度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日丙丁

鄭氏曰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為日名焉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

孔氏曰鄭引易證丙丁是著明之義

諸家說見孟春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

孔氏曰春秋說云炎帝號大庭氏下為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又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杜註云祝融明貌

諸家說見孟春

其蟲羽

鄭氏曰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

諸家說見孟春

其音徵

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云徵亂則哀其事勤

孔氏曰宮數八十一三分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也數少為清羽數最少為極清徵數次少為徵清徵於清濁為第四事於尊卑亦為第四詳

見孟春

律中中呂

鄭氏曰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中氣

孔氏曰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内取三寸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寸一又有六千

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也六千五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為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併之總為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分有一萬三千八十五上生者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十五益上之數總為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為積分之數然後除之為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則二寸除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為二寸通前為六寸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吕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長樂陳氏說見孟春

其數七

鄭氏曰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其味苦其臭焦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奥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

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尸之禮

孔氏曰案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鄭註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門之奥謂廟門外西室之奥祀戸在戸内故祭在廟室之奥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奥竈陘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制謂截割心肝皆鬲上之物故從肺類俱置俎上奠於主西設盛謂黍稷盛之於簠祭必三

者以禮成於三故也上祀尸云祭肉三肺一臂再此
云祭肺心肝各一亦為肉祭三也醴實之於尊祭二
者始扱一祭又扱再祭筵前謂初設廟室奥之筵前
唯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
者以俎就鼎載肉入設於筵前在菹醢之東其黍稷
等設於俎南北唯云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
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
諸家說見孟春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

孔氏曰案周禮蟈氏鄭司農註云蟈蝦蟇元謂今御所食蛙也王瓜萆挈者本草文此物記時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此

嚴陵方氏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焉王瓜南方之果也而其色赤苦菜南方之菜也故其

味苦一則感火之色而生一則化火之味而秀

馬氏曰螻蟈鳴則隂而伏者乗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隂而屈者乗陽而伸也王瓜生則陽物之可以勝隂邪者也故其為色赤苦菜秀則火炎上故其為味苦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木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

大者象物盛長

孔氏曰路與服言朱騂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騂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旌旂雖人功所為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鄭註儀禮云朱則四入是朱深於赤也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鄭氏曰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

孔氏曰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者諸侯身雖不在遙封之

山陰陸氏曰於天子言無不欣悅於相言無有不當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案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而東郊亦順景風以行賞則疏封於盛夏古之遺禮也蓋封爵以是時而出命而田邑至

秋始割耳要之其可以待時而賞特其功之常者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是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鄭氏曰為將飲酎

孔氏曰不云是月者承上是月立夏之文自此下至必當其位皆立夏之日處分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樂正不嬀也即習樂習舞言樂師嬀樂正不與

講義曰習之者欲禮樂之器用為習孰也合之者欲禮樂之器用為諧和也此特禮樂之文而已

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必當其位

鄭氏曰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爵禄必當其位使順之也

孔氏曰贊是贊佐之義傑俊或未仕沈滯者故鄭云出賢良或職卑位下故云遂賢良謂有德行傑俊謂

多才藝蔡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為英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

嚴陵方氏曰大尉即古司馬也司馬政官必命之取人者蓋取人將以為政故也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贊之遂之舉之不可以虛拘也則必有爵以馭其貴有祿以馭其富焉故繼之以行爵出祿也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且天子春始

出幣帛以聘名士禮賢者而已至此然後行爵出祿焉固其序也

馬氏曰傑者其才特者也俊者敏於德者也佐上利下宜為人臣者賢也茍志於善焉者良也體仁而能元者長也充實而有光輝者大也爵祿者所以詔王馭羣臣者也此曰大尉非古也

廬陵胡氏曰習禮樂亦在學仲春習樂命樂正此命樂師輕也遂達也書顯忠遂良長大謂學長德大者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鄭氏曰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也毋起土功發大衆為妨農蠶之事毋有壞墮伐大樹皆為逆時氣也

孔氏曰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謂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殖

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也所以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也所以增高者

人也故曰人終天地之功者此也欲其長則勿壞焉可也欲其高則勿墮焉可也起土功發大衆伐大樹則所以壞墮之也

山陰陸氏曰毋伐大樹雖伐小樹可矣據此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謂其大者也

講義曰南方之火盛德在焉土之所恃以生者亦四季最旺之時也起土功則非所以滋土之氣而撫土之辰發大衆則妨農桑之事而違其時伐大木則逆

其生理褱其成材故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鄭氏曰初服暑服

嚴陵方氏曰絺以涼而可以禦暑裘以温而可以禦寒孟夏者暑之始也故言始絺孟冬者寒之始也故言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鄭氏曰命野虞重敕之命農勉作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

孔氏曰遂人職云五鄰為鄙五鄙為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遂之屬今鄭云鄉遂之屬經直云遂屬舉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

嚴陵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司徒内官也故循行縣鄙以在外也故曰出以在内也故曰循而已農亦民也然民不止於農以農營其事之勞也故

勞之欲民趨其事之樂也故勸之皆欲無失其事而已都者君子之所居鄙者野人之所居農以力耕而養人則野人之事也禁之使毋休於都則於農不能無所彊矣故曰勉作也

馬氏曰勸民則勸其為耕事者也命農勉作則勉其無所說於都者也彼欲為而我道之者勸也非其志而我彊之者勉也

廬陵胡氏曰勞其勞者勸其惰者

講義曰因其時事而教敕之以為有秋之望農若失其時而休逸於都市亦何望歲成之有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為傷蕃廡之氣也

嚴陵方氏曰四時四田夏曰苗以其為苗除害故也故此言驅獸毋害五穀焉既曰驅獸而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雖可田獵而不可大為之故也若秋獮冬狩則為大矣

講義曰猛獸多害五穀故驅逐之使歸山林也禮蜡祭迎虎而祭之為其食田豕而去害稼之獸也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夏之時田狩之事有所不免焉蓋為供乾豆賔客充君庖之用也若大田獵恐傷蕃盛之物故禁止之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也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嚴陵方氏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廬陵胡氏曰麥性藴毒故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宣其毒也嘗穀必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

鄭氏曰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也舊說云靡草薺葶藶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出輕繫崇寬也

孔氏曰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引祭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決小罪

嚴陵方氏曰周官醫師掌聚毒藥則孟夏蕃廡之時

其可以不聚畜百藥乎然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則以蕃廡之時所可採者為多故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於是月言麥秋至葢於時為夏於麥為秋故也猶季春之月非歳單之時也而祭義言歳既單矣者以贊歳之大功畢於此故也刑主國言罪主人言薄者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

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設故也

山陰陸氏曰神農始嘗草木一日遇七十毒得穀以養民得藥以攻疾藥所以毒之故聚畜在孟夏穀所以亭之故收斂在孟秋所謂亭毒亭之以溫涼毒之以寒暑謂之靡草者以其靡故至是而死蔡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熟為秋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于五罰之類鄭氏引草艾則墨蓋非是然則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亦仁義是乃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靡草死麥秋至而後言斷薄刑決小罪蓋亦因時順氣

廬陵胡氏曰案書明審用刑無若舜但云毋殺不辜不云刑必秋冬亦不云夏不當刑也有大姦惡於此義在必戮過今日便不可而曰必俟立秋可乎若夫大姦大惡可以議獄緩死則盛夏勿論可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

以給郊廟之服

鄭氏曰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

孔氏曰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內命婦既已獻繭

乃收外命婦之賦稅外命婦雖受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己所以有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比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之稅也以桑為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為賦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無問貴賤長幼出之時齊同如一皆十而稅一也鄭註國服同者案泉府

云凡賒者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同故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皆計繭爲十一之稅所稅之物以供給天子郊廟之服案皇氏曰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皆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

馬氏曰以桑為均則上之所征者地守也其收有多寡厚薄則人功存焉以桑為均則視其地守而已其為人功之至不至我不為之增損焉則亦勸其勤而督其怠之術也

廬陵胡氏曰鄭謂后妃受内命婦獻繭非也據經云后妃獻繭則獻於王矣鄭以祭義云世婦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故云后亦不獻案天子尊於后妃若諸侯與夫人體敵也不可以為比又

祭義云世婦獻繭於君則夫人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也鄭又謂收外命婦繭稅案内宰職后妃帥外内命婦蠶則繭稅亦内外均何必外命婦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鄭氏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

孔氏曰酎音近稠稠醲厚故爲醇也詩豳風云爲此春酒至此始成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酎及春秋見於嘗酎皆謂在廟祭而獻酎與此别也

嚴陵方氏曰孟夏之飲酎則以春作之事畢而燕樂以進衆物故也唯其進衆故謂之大飲烝焉凡燕樂則必用禮樂矣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爲盛故也飲酎如此則飲烝從可知也

馬氏曰鄭人謂晉侯曰見於嘗酎與執燔焉則在廟

者也豳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則在朝者也漢酎祭獻金宜亦在廟矣此天子飲酎用禮樂宜亦在朝矣

廬陵胡氏曰案漢嘗酎及春秋襄二十二年見於嘗酎皆在廟祭而獻酎食貨志云酎飲酒亦於廟然此不云獻酎祭廟而云飲者蓋夏月時祭用酎常禮也祭畢則飲故不云獻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

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鄭氏曰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為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草木蚤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為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孔氏曰苦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草木蚤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共為一事蝗蟲為災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召故苦雨數來謂之苦則以極備而為人之所苦故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故言五穀不滋也四鄙入保者與莊子言小國入保同義鄙則

邑之在外者保則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而為害

則象秋氣之斂藏故也以至季夏季冬所言其義亦

若是而已感肅殺之氣故草木蚤枯大水敗城郭則

以冬德之所在故也蝗之為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

春則木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蟲之為災者特殘其

末而已春於方為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

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萬朝宗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宋 衛湜 撰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鄭氏曰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歴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歴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

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五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

孔氏曰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

賔三分益一取應鍾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其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八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爲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一爲八十一分又以六十分益之總爲一百四十一分更三分益一一分有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總爲一百八十八分是爲積分之數除之爲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爲二寸益前四寸爲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蕤賔長

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按何氏楷曰周語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者乾九四是月陽反於下為復陰生陽中為始各應其時所以安静是安静神人也陰生爲主陽謝爲賔賔主之象獻酬之禮獻酢又酬之陰陽代謝之義也詳見孟春

長樂陳氏曰由殷以前音不過五至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辰天黿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於是以聲昭之而有

七音之律故黄鍾爲宫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
徵南吕爲羽應鍾爲變宫蕤賓爲變徵此音所以有
七也應鍾隂之終蕤賓隂之始則應鍾變隂而將之
陽蕤賓變陽而至於隂此應鍾蕤賓所以爲變也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
鵙始鳴反舌無聲
鄭氏曰螳蜋螵蛸母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皆記
時候也

孔氏曰蔡釋蟲云不蟷蟷蠰其子蜱蛸孫炎云蟷蠰螳蜋一名不過李巡云其子名蜱蛸故云螵蛸毋詩七月鳴鵙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

嚴陵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進未極之時尚為小矣故於此言小暑螳蜋鳴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焉反舌蓋百舌也以能反覆其舌而

為百鳥語故謂之反舌然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焉

馬氏曰是月也一陰生而慝作螳蜋生則慝之有見乎形者也鵙始鳴則慝之有聞乎聲者也反舌無聲則以陽數而作者以陰收而息

山陰陸氏曰無聲非不鳴也雖鳴無聲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

鄭氏曰明堂大廟南堂當太室也養壯佼助長氣也

孔氏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

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春而長於夏故於形色如此先王裁成之道亦養之使成而已

山陰陸氏曰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蓋大化有四春生夏壯佼秋老冬死亡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

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

鄭氏曰為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

孔氏曰鞀或為鼗周禮註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揺之旁耳還自擊鞞者周禮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鞞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瑟者釋樂云大

琵謂之灑郭景純云琵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
釋樂云大管謂之簥音驕郭氏云管長尺圍寸併漆
之有底鄭註周禮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
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氏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
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
屬是也竽者鄭註周禮云竽三十六簧笙者鄭註周
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氏云麗以竹為
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横吹之

廣雅云八孔鄭云箎七空簧者竽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為聲鍾者釋樂云大鍾謂之鏞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音囂以玉石為之柷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氏曰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氏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修者修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為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

故鄭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

嚴陵方氏曰修之所以使治飭之所以使正均之所以使平調之所以使和執之所以待用鞀鞞鼓之與鍾磬柷敔其聲質而一故修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竽笙篪簫其聲文而雜則必均調之焉干戚戈羽以舞聲持執之待用可也故言之別如此

馬氏曰鞀鞞鼓革也兆奏鼓者鞀也應聲者革也鍾金也磬石也琴瑟者絲也柷敔木也管簫竽笙匏也篪

此皆管也聲在中故謂之簧籥植簧於柳竽笙植簧於發干戚戈羽則舞器也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

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孔氏曰四月純陽用事故制禮此月為雩縱時不旱亦雩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為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雩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大

裁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旱又是大裁故須吁嗟求雨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五天總祭不可徧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人帝配之大皥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皥配白招拒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也百辟則古之上公國語云鯀為崇伯

而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為王朝卿士兼帶上
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是身為百辟
又為卿士案左傳有社稷五官令鄭直云若句龍后
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
也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
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
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
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

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為禱祭以非雩月故不雩

長樂陳氏曰禮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亦有先其小而後其大者先其大而後其小者異尊卑也祫而後時祭郊而後三望之類是也先其小而後其大者致敬文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所以為尊尊則一而已月令仲夏為民祈祀山川

百源然後大雩帝此致敬文之意也大雩帝然後命百縣雩祀此異尊卑之意也詩稱春夏祈穀於上帝春秋稱龍見而雩則四月也而月令則以仲夏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女巫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舞與歌哭非盛樂也而月令則以盛樂蓋秦制與古異也此龍見而雩者常也周禮言旱暵之事而不言時所以待變也祈穀於上帝大雩也月令言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小雩也考之

春秋之法書大事書大雩者蓋亦言大以見小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又言大饗帝何也蓋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雩不必皆於帝也唯雩於帝然後為大雩饗不必皆於帝也唯饗於帝然後為大饗百縣謂畿內之邑天子之縣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千里之畿適百縣矣

王制謂之天子之縣內者以此百辟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祈穀實也季春之祈實為麥而已至此又祈實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該之天子之雩及於上帝百縣之雩止於百辟卿士此重輕之別也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實則雩帝之所祈又可知矣馬氏曰山川百源則氣之鍾也百辟卿士則有功烈於民而在祀典者皆與祭焉則所以為民祈穀實者

靡神不臻也

山陰陸氏曰雩在四月令在中夏水涸在九月令在仲秋記事之法也舉中則上下見書曰以殷仲春

廬陵胡氏曰春秋雩二十一無書四月雩者以其正月此五月非矣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

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

孔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

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註云黍

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

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

其實諸果亦時薦

嚴陵方氏曰雛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必謂之雛

者雞以雛為美故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為美爾於配

菽之食則又曰雞者曰之所食為常時之所嘗為暫

固不能無貴賤之别也亦見孟夏以彘嘗麥觧含桃

朱櫻也以其受含陽之色故以含陽之羞者以美物

進之可羞於王公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馬氏曰黍火穀也膳食之節或順所養而勿逆焉或

制所勝而勿過焉乃所以為利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闗市毋索

挺重囚益其食

鄭氏曰毋艾藍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别毋燒灰爲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太陽之事門閭闗市順陽敷縱不難物挺猶寛也

孔氏曰種藍初必叢生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故鄭云可别也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閭闗市傳物之所商旅或隠藏其物以辟征税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捜索其物益其食挺重囚逮文謂增益囚

之飯食義當然也

嚴陵方氏曰藍可以染青仲夏方啓瀧之時未宜艾故也燒灰者燒物以為灰也布雖名以陽之道然陰功之所成爾暴謂暴之於日也暴布則以陰功干太陽之事矣挺重囚益其食以暑氣將盛故寛貸之前言出輕繫此言挺重囚何挺亦出也言繫則不必囚言囚則繫可知挺其囚則猶在所繫也故言益其食焉

馬氏曰門閭毋閉利宣也關市毋索不恃察以窮民隱也挺重囚益其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山陰陸氏曰帛陰也布陽也湅陰也暴陽也凡養陽氣取適於中而已雖不焼灰亦不暴布

游牝别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鄭氏曰游牝别羣孕妊之欲止也縶騰駒為其牝氣有餘相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此之謂也

孔氏曰案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

嚴陵方氏曰游牝别羣者以陰生故不欲耗陽也則縶騰駒者所以防其相蹄齧也季春游牝於牧至仲夏别其羣季春合累牛騰馬至仲夏縶騰駒故所宜矣前言馬而此言駒者縶至於駒則馬可知前言牛而此不言犢者以牛性順無事乎縶之故也班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

其屬廋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
莫不有政焉而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歛且馬火
畜也班其政夏固宜矣周官馬職皆列於夏官者亦
此之意然於季秋又言之何也蓋夏之政則以養為
主秋之政則以御為主養於夏然後成於秋成於秋
然後可以御故也
山陰陸氏曰游非北之正言游北則壯可知則縶騰
駒為將乘匹故禁之蓋當是時壯者倦游而少者作

矣此自然之理也然然則暮年昏宦猶欲與少年競是不知止者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聲謂樂也進猶御見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

其道也薄滋味毋致和為其氣異此時傷人也節者欲定心氣微隂扶精不可散也毋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聞晏安也隂稱安

孔氏曰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隂氣既起故物半生半死感陽氣長者生感隂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敬道萌隂也處猶居也隂既始萌君

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歌樂華麗之事為助陰靜故止之既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為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案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註謂於人衆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必知緯文作樂為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皆作樂不云止樂故知月令非也滋

味和調氣味殊異他時可食此時傷人故薄滋味毋致和也從君子齊戒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

嚴陵方氏曰陽生於子而其氣舒故晝刻多日浸長陰生於午而其氣促故晝刻少而日浸短以陰生於午則陽極於此故仲夏言日長至陽生於子則陰極於此故仲冬言日短至所謂冬至夏至者其名蓋出於此然而以刻數之則如是爾以景量之夏至日極

北而在東井其景尺有五寸冬至日極南而在牽牛其景丈有三尺以為長短之極則與此異矣蓋刻之長短由日出之早晩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故也陰陽爭者以陰方來而與陽始遇遇故爭也仲冬亦言之者以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也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是分也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潔誠居内退聽以待其定也仲冬言此而不言毋躁者以暑為躁寒為靜故於暑之

時特戒之也止聲色者欲其視聽之專也毋或進者進即詩所謂進御也方解緩之時慮搖其精故戒之也薄滋味者主物言則曰滋主人言則曰味和謂致五味而和之蓋方齊戒之時苟厚滋味而致和則或昬憒其志意也嗜發乎外欲動乎内皆主於心而已故節嗜欲所以定心氣靜事毋刑者不欲動而有為也刑雖陰之事然用刑則動而有為矣故君燕息安養以定晏陰之所成也陽造始而為早陰代終而為

晏故曰晏陰始以生之終以成之故曰成也列子所

謂晏陰之間時雖異而義亦同

金華應氏曰晏安也安靜之陰也陽生固貴乎安靜

而陰德本靜尤不可有所擾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

孔氏曰釋草云椵木槿櫬木槿亦云王蒸其花朝生

暮落

嚴陵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此所以不同也蟬始鳴已見倉庚鳴解半夏生者蓋居夏之半而是藥生於是時故因以為名木堇有别於莖草故以木言之以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莫隕然經或曰秀或曰華或曰生或曰榮何也以别於苗則曰秀以别於實則曰華以别於死則曰生以别於枯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髙明可以逺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髙明謂樓觀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居髙明以下皆順陽在上也

孔氏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有大殿無室名曰榭

嚴陵方氏曰夏為火旺之時南方火旺之方於旺之時而又用於旺之方則其氣太盛而害微陰之生故

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則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則人為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古者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亦以是而已臺榭之高亦必升也特以不若山陵之尤高故言處而已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

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鄭氏曰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子之氣乘之也盜賊攻刧亦雹之類五穀晚熟生日長卯之氣乘之也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

孔氏曰暴凍天災暴兵人災也五穀晚熟天災百螣地災國饑人災也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

疫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夏行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雹凍傷穀道路不通則冬為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熟之時晚螣食苗葉春之氣盛於末故蟲之為害者特及葉而已五穀晚熟而又百螣時起故其國乃饑也草木零落與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故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衆成疾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鄭氏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歷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

元嘉歷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鄭氏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

孔氏曰案律歷志黃鍾長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故林鍾長六寸鄭引周語證林鍾之義案註云坤初六也林衆鍾聚肅速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

有詭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温風始至蟋蟀

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鄭氏曰温風始至以下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擭搏

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

孔氏曰蟋蟀生於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

居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案爾雅釋蟲云蟋蟀

恭也郭氏曰令促織於時二隂既起鷹感隂氣乃有
殺心學習攫搏攫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擊物仲春
言鷹化為鳩仲秋鳩化為鷹此云學習者亦自有真
鷹可習也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不云化者鳩化
為鷹鷹還化為鳩故稱化腐草為螢螢不復為腐草
故不稱化李廵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照
嚴陵方氏曰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
季夏故温風始至也然八風之氣坐於八方以應八

節經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温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而有詳畧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也温風即景風也盲風即閶闔風也然景風至以東風而此於仲夏言温風始至者陽饒之意也餘見樂記觧蟋蟀居壁則羽翼未成羽翼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牀下者以順時而蟄故也鷹乃學習者以陰浸長故鷙鳥學習攫搏也效彼之為之謂學因性所有之謂習腐草為螢

見鷹化為鳩解

馬氏曰溫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極矣而薰然其和也蟋蟀居壁則隂陽始萬物以出入悉與時化而猶未動乎外也鷹乃學習則陽浸長而始鷙也其學習也亦其性所有也腐草為螢則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

金華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凉氣未至而鳴隂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

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㪅人職云秋獻龜魚龜人職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

之也鼉黿言取羞物賤也鼉皮又可以冒鼓材葦蒲葦之屬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也
孔氏曰此命漁師及仲夏養壯佼等皆是煩細之事或非止一月所為故不言是月也
嚴陵方氏曰四者皆水族也故以之命漁師必於季夏者欲以盛暑之氣燥其皮甲利其耐久故也葦則荻之小者可緯以為薄必擇其材者故以材言之命澤人納之則以生於澤故也

馬氏曰周官攻龜用秋時則懼傷其孚乳而又待以堅成之時也此用季夏非古也

山陰陸氏曰言於此抑殺氣焉君子退陰而進陽鄭氏謂書於此似誤非是周官秋則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自其取之之時爾與此不同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芟芻養牲以供祠神靈為民求福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

孔氏曰案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鄭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者以取芻養牲不

可大遠故知是畿内鄉遂仲夏云命百縣雩祀則兼外内諸侯也此云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嚴陵方氏曰四監者天子之縣内監郡之大夫也古者千里百縣縣有四郡郡使大夫監之故謂之四監春秋傳所謂下大夫受郡是也夫神降而爲靈謂之神則遠而尊之也謂之靈則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之宗廟社稷内事也故以靈言之

馬氏曰四監則郊各以監有受其入也百縣則甸服之內所使納總銍秸服者也既卜而芻焉皆謂之犧將殺而告具焉皆謂之犧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則所謂祭祀者非獨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則為民神之主也故帝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為民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

黄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鄭氏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孔氏曰案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枲染人等此據染采故鄭謂染人也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然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此月暑濕染帛為宜是春

法也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色也至秋乃總染五色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上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黄蒼赤互相備也旌旗則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鄭註引士喪禮以緇廣三寸長半幅赬末長終幅詩織文鳥章是也

嚴陵方氏曰掌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者采藍以為青采沙以為朱故謂之采黼黻見郊特牲解文章

見仲秋解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則兩相雜之謂貸則兩相代之謂五色獨不及白者蓋染采必以所受者為本不言白從可知矣以給郊廟祭祀之服則致美乎黻冕之意而與夫好潔其衣服者異矣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衮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

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爾然周官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與此不同蓋意各有所主故也

馬氏曰染物為五色者采也上制而用之下守而行之者法也昔以是而為常則其後循焉者故也非其質謂之詐非其良謂之偽

山陰陸氏曰此亦周制也婦官謂若九嬪世婦之類

蓋方此時繅事既畢於是命之染采祭義曰及良日

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
遂朱綠之玄之黄之當此節也鄭氏謂染人也非是
故舊法也凡質美則無所用僞用僞則質不美矣
講義曰質良者皆欲質實而良善則自然無詐僞矣
舜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且以委左右
股肱之臣明之而不敢輕易者凡以此也若采之施
於色者不以法度而差貸或不質良而僞爲則何以

事郊廟神祇何以别貴賤等級以為禮服乎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揺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鄭氏曰毋有斬伐為其未堅韌也土將用事氣欲静故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大事謂興繇役以有為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豫驚民也民

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

孔氏曰土雖寄王四季但南方火生中央土土生西方金金火之閒位當建未之月故鄭云土將用事氣欲靜也土主稼穡稼穡者種曰稼斂曰穡蔡氏曰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六月主未未位東井東井是水故六

月而水潦盛昌也地功由天若動地則致干災害故有天殃也

嚴陵方氏曰木之生也則樹及其死也則植此言其方盛故曰樹木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虞人盖山虞也行則巡之也斬則絶之也伐則傷之而已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興土功合諸侯興兵動衆皆大事也故繼言毋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揺養氣矣揺者振而蕩之之謂夫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

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發令而待謂預令之以事而使民有所待也以神農將持功於秋發令而待則妨神農之事也神農者農之神若先嗇之類耒主東井為水故季夏有水潦之理焉蓋物生不可加謂之盛陽出而在上謂之昌以物言則曰盛以道言則曰昌夫興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將持其功也持有守意唯其成故可守也

神農之事如此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天而天之災適當之矣

馬氏曰陰陽以氣相蕩揺則其揺之也乃以成之若人之舉事不時以揺陰陽之氣則其揺之也乃以傷之方是時也養氣方盛舉大事以振而蕩之則能無傷乎稼穡之事神農主之彼以公義持歳功而我以人為之私舉大事焉是違天而召殃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山以入山者據澤人納材葦變作

言舉言雖舉猶不得也據毋作大事以妨農事神農之事與農之事有閒矣神農炎帝也變言神農以農之事為正將持功謂秋成在後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鄭氏曰潤溽謂塗濕也薙謂迫也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

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可以糞田疇美土疆者土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強檃之地

孔氏曰大雨不云降云時行者降止是下耳欲言其流義故云行行猶通彼也周禮立薙人使除田草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也行水者其時大雨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畜之以漬燒薙故云行水也先芟後燒又畜水浸漬之即草根爛死

是利益得殺田中之草也日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而沫沸如熱湯漬之鄭引薙人以水火變之者謂火燒水漬變此堉地為肥也糞壅苗之根也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疆槩磊塊難耕之地也此月可止水漬之乃壅糞之使田美也嚴陵方氏曰土為火所蒸故潤既潤則水勝火火反辱焉燒薙行水者燒薙其草以行水道薙謂鬅翦之也水行於燒薙之餘故其利如以熱湯殺草也糞田

疇美土疆者盖言殺草之利也所謂疇者田以井授各有儔故也疆即草人所謂疆㮣

山陰陸氏曰疆謂如强梁之強土疆言土之不可化者糞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鄭氏曰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

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民遷徙象風轉移物也丘隰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為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也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女災含任之類敗也風寒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

孔氏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此地災風欬是天災遷徙是人災丘隰水潦及禾稼不熟地

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為水傷含任也丑未屬巽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行冬令則多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黄而落是也丑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國多風欬則與孟夏言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故也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

徙丘隰水潦以金生水故也曰丘隰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熟也種曰稼斂曰穡以其不熟故止言稼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且異乎隆冬之時無風而寒矣以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善擊必待秋焉以感疾厲之氣故早鷙於夏也四鄙入保已見孟夏解蓋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也

山陰陸氏曰國多風欬變民言國國通於上若多疾

病多瘧疾多軌嚏多疥瘲於言民爲宜

禮記集説卷四十二